

天 堂 的 影 子

——维森特 阿莱克桑德雷 梅洛诗选

陈 孟 赵振江
肖 桐 祝庆英 等译



〔西班牙〕阿莱克桑德雷·梅洛（1898—1984）
（1977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77 [西班牙]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1898—1984)

阿莱克桑德雷：一位永远值得怀念的诗人

赵振江

为了帮助格拉纳达大学出版西班牙文版《红楼梦》，我有幸两次去那里工作，加起来的三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我参加过多次纪念著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的活动，并结识了诗人的妹妹伊莎贝尔·加西亚·洛尔卡。后来，当她知道我要将其兄的诗作翻译成中文时，便以洛尔卡基金会主席的名义，毫不犹豫地将版权授予了我。值得一提的是，洛尔卡故居—博物馆举办的活动并非总是为了纪念洛尔卡本人，有许多是为了纪念与洛尔卡相关的诗人。在我参加过的活动中，就有纪念安东尼奥·马查多、拉菲尔·阿尔贝蒂和胡安·拉蒙·希梅内斯的。当漓江出版社要我翻译希梅内斯的选集时，我曾通过洛尔卡故居博物馆馆长洛克萨先生，给希梅内斯的两位继承人写信，他们很热情地授权我在中国出版希梅内斯的选集。但是长期以来，有一件事情却令我不解：人们似乎对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这位197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1998年是同属“二七年一代”的三位诗人——加西亚·洛尔卡、阿莱克桑德雷和达玛索·阿隆索的百年诞辰，但西班牙的传媒却将这一年定为“洛尔卡年”，而很少提及另两位诗人。又如，当我同样想通过洛克萨先生找到阿莱克桑德雷的继承人时，却连这位洛尔卡故居博物馆的馆长也不知道他的继承人是谁。我带着这样的疑问请教了几位西班牙诗人朋友，他们的回答是一致的：阿莱克桑德雷是一位永远值得怀念的诗人。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 1898—1984)是“二七年一代”的重要成员之一。他于1898年4月26日出生在安达露西亚的首府塞维利亚市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的童年是在马拉加度过的。他对这座南方的海滨城市怀有深厚的感情，将她视为《天堂的城》，那里的海滩、天空、浪花、朝霞给他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我海上岁月的城，你总在我眼前浮现。
你突然停住，悬挂在巍峨的山巅，
恰似垂直落向碧海的波澜，
你宛若君主，在苍天与大海之间
好像有一只手，关键时将你抓住
在永远坠入可爱的波涛之前。

（《独处的世界》）

阿莱克桑德雷 13 岁随家人到了马德里，十五岁入大学攻读法律和商学。毕业后在一所商业学校任助教，并做过铁路职员和金融记者。1925 年他患了肾结核，这使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工作而闭门休养，从此他决定将自己的一生献给缪斯，这也是为什么他在“二七年一代”的诗人中成名较晚的原因。1927 年当他们在塞维利亚集会纪念贡戈拉逝世 300 周年的时候，他尚未出版过诗集，当然，早已在诗歌杂志上发表过作品。1928 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轮廓》，1929 年出版了散文诗集《大地的激情》，1931 年又出版了诗集《如唇之剑》。1932 年，他做了肾切除手术，身体更加虚弱，但从未放弃诗歌创作。1933 年出版的诗集《毁灭或爱情》在第二年获得了国家文学奖，从此奠定了他在西班牙诗坛的地位。这时候他的身体已有所好转，但母亲的去世又使他陷入了悲伤。此后不久，他赴英国和法国旅行，并开始创作诗集《独处的世界》。这部诗集的命运不佳，1935 年开始创作，1936 年完成，却到 1950 年才出版。1935 年，他结识了智利诗人聂鲁达，并共同主办《绿马诗刊》。内战期间，他虽然没有像阿尔贝蒂那样成为保卫共和国的战士，却也写了几首谣曲，后来被收入《西班牙内战谣曲总集》。如下面这首《马德里前线无名的民兵》：

请不要问他的名字。
他就在前线，
和全城一起
沿着河岸。
每天清晨挺立，
全身披着朝阳，
一半的光辉是生命，
另一半属于死亡。
每天清晨挺立，

像钢铁一样坚强，
两眼注视前方
放射死神的光芒。

.....

1937至1938年阿莱克桑德雷再次病倒，这使他不得不放慢了诗歌创作的进度。由于健康的原因，在法西斯势力摧毁了共和国之后，他没有像其他“二七代”的诗人那样流亡国外，因而成了当时西班牙诗坛的精神领袖之一。1939年他开始创作《天堂的影子》，历时五年才完成并出版。紧接着便开始了《心的历史》的创作。1949年他成为皇家学院院士。1953年他出版了《最后的诞生》，1954年出版了《心的历史》。此后，陆续出版了散文集《萍水相逢》（1958）、诗集《在一个辽阔的领域》（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杂咏集》（1967）、《终极的诗》（1968）、《知识对话》（1974）、《我最好的诗》（1978）等作品。1977年，年近耄耋的诗人“由于他伟大的创作植根于西班牙的抒情诗传统和现代光辉的诗歌流派”而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1984年，阿莱克桑德雷在与疾病抗争了六十年之后与世长辞。这位珍惜生活、拥抱自然、热爱人类的诗人，理应得到人们更多的尊敬与怀念。

正如瑞典皇家学院的授奖辞中所说，阿莱克桑德雷的诗歌创作既植根于西班牙诗歌的传统，又吸收了当代诗歌丰富的养分，受了纵横两方面的影响，是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产物，这也是他留给西班牙乃至世界诗坛的最宝贵的财富。

最初影响他的是“二七年代”的另一位诗人兼评论家达玛索·阿隆索（1898—1990）。他们同庚，又情趣相投，并一起见到了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大师鲁文·达里奥。后来他又结识了同时代的加西亚·洛尔卡、拉菲尔·阿尔贝蒂、豪尔赫·纪廉、佩德罗·萨利纳斯、曼努埃尔·阿尔托拉吉雷、埃米里奥·普拉多斯、赫拉尔多·迭戈、路易斯·塞尔努达等人。他们的诗歌都或多或少地对阿莱克桑德雷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超现实主义特征，这与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运动也不无关系，但应当指出的是，阿莱克桑德雷对“自动写作”却颇不以为然。

任何一位诗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离不开传统的哺育与熏陶，尽管有时只是潜移默化而已。阿莱克桑德雷对此有着清晰的认识，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颁发给培养他的文学传统的。在他由别人代为宣读的获奖演说中就列举了一系列前辈的名字，其中包括小说家加尔多斯、巴罗哈、诗人马查多、乌纳穆诺、希梅内斯以及更早的贝克尔、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散文家阿索林、戏剧家巴列-因克兰、画家毕加索、米罗、音乐家法雅等；同时，他也追溯到了“前天”的传统，即西班牙的黄金世纪；他认为，没有这样一个优良的环境、这样一个肥沃的土壤、这样一个源泉，他乃至“二

七年一代”的诗人们是不会成功的。这是一个成功诗人的肺腑之言。

阿莱克桑德雷的诗歌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轮廓》到《最后的诞生》。在这几部诗集中,诗人关注的是宇宙,是人和宇宙的关系,是人和宇宙的和谐与一致,而促成这种“天人合一”的力量则是爱,是人对自然万物的爱。换句话说,人与自然的一致就是爱者与被爱者的一致。因此,在这些诗集中,写的大多是山岩、星体、河水、树木。总之,从无机物到动植物再到人。从马德里周围的丘陵到马拉加的大海,从微笑的昆虫到可怕的狮子,自然万物在诗人的笔下都人格化了。如下面这首《我要知道》:

快告诉我你存在的秘密;
我要知道石头为什么不是羽毛,
心为什么不是娇嫩的树苗,
在两条血管似的河流之间死去的小姑娘
为什么不像所有的航船那样奔向海洋。

我要知道心是不是岸或雨,
是不是两人互相微笑时撇在一边的东西,
或者是两只手的新的分界
它们紧握着不可分割的炽热的身体。

花朵,峭壁或疑问,渴望、太阳或皮鞭:
世界是一个整体,岸和眼睑,
当黎明努力渗入白天
黄鸟在双唇间安眠。

.....

(《毁灭或爱情》)

仅在《毁灭或爱情》《天堂的影子》和《独处的世界》这三部诗集中,写月亮的就有9首,写大海的8首,写太阳的三首,再加上写天空、田野、黎明、夜色、雨水、树木的,其内容也就可想而知了。诗集《毁灭或爱情》共有54首诗,其中得39首都谈到了某种动物,而且他笔下的动物像岩石和阳光一样纯洁:“老虎的眸子闪烁着树林灵活的火光”,“没有防御的羚羊宛似新生灌木柔软的枝条”;“雄鹰的威严与高贵犹如浩瀚的大海”。从老虎到甲虫,都是大自然制作的完美的标本。但在诗人看来,所谓完美并

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和冲突,有阳光就会有阴影,有懂得爱的人便会有不懂得爱的人,诗人称后者为昏睡者或死去的人。诗人既赞美自然与城市的美丽壮观,也关注人类对环境的摧残与破坏。当然,或许他当时并没有自觉的环保意识,但正是这种对宇宙出于本能的热爱,却更为难能可贵,更应受到人们的钦佩与赞扬。

如前所述,阿莱克桑德雷认为万物有同一性,九九归一。从太阳、星球、岩石、树木到狮子、羚羊、苍鹰、蝴蝶都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唯一能使他们和谐共处的便是爱。爱能使失衡得以缓解,使无序化作统一,使性的活力得到释放。爱的敌人是对自由的束缚,诗人渴望的正是无限与统一的自由。在他的头脑中,爱、恨、愤怒、毁灭是融为一体并相互转化的——“盘踞的蛇宛似炽烈的爱”,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成名诗作题名为《毁灭或爱情》。但自由、爱情、生命终究会化为死亡,因此他将“死亡”看作是人生的最高行为,是“与上帝的神秘会合”。了解了诗人这样的思想逻辑,也就不难理解其诗作为什么会具有那么浓重的玄学色彩了。

在第一阶段的作品中,《轮廓》指的是天地之间的大范畴,世间万物无不包容其中。这是阿莱克桑德雷的处女作,它既有希梅内斯的严谨,又有萨利纳斯和纪廉的“纯净”。年轻诗人从观察世界入手,其内心活动与贝克尔颇为相似。《大地的激情》作于1928至1929年间,既受了弗洛伊德和超现实主义的影响,又具有新浪漫主义的风格。这是一部散文诗,是一部兼具创造性与破坏性的作品,其语言似乎是在整个宇宙的绝望中孕育出来的。诗集《如唇之剑》同样是这种宇宙观的忠实反映,但它是通过生命、死亡、现实、梦境等具体事物体现出来的。它具有欧洲超现实主义的朦胧色彩,但它的超现实主义却植根于浪漫主义之中,应当说,它的内容与形式是统一的。《毁灭或爱情》的题材虽然没有改变,但已突出了两个完全相反的概念,从中可以看出诗人将“爱”视为自己最高的追求,从中不难发现修士路易斯·德·莱昂的痕迹。《天堂的影子》是作者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过渡的桥梁。这部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喻,诗中黎明的世界、魔幻的城市和热带的风光无不象征着作者由于内战而丧失了的美好世界。《独处的世界》与《天堂的影子》是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时的诗人已受到聂鲁达的影响,作品已不那么深奥,也更适于与人交流。由于“二七年一代”的诗人多流亡在外,这时的阿莱克桑德雷与达玛索·阿隆索一起,成了西班牙年轻诗人效法的楷模。在《最后的诞生》中,阿莱克桑德雷把自己的想象力引向了似是而非的极端。在他看来,惟其有了死,生才有意义,诗人渴望着获得对死的超越,憧憬着最后的诞生。

从《心的历史》开始,阿莱克桑德雷的创作进入了第二阶段。他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变化:从关注宇宙转向了更加关注人类,从关注个人转向了更加关注集体。这并非忏悔,而是诗人的成长、前进与升华。这恰恰说明了的人生不是一个静止的湖泊,而

是一条流淌着的江河。当然,这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是分不开的。个人主义的淡化,存在主义的流行,对人际关怀的重视,对社会的批评与承诺,都对阿莱克桑德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他进一步将诗歌作为道德力量的载体,使他不再过多地重视别出心裁,而有意地扩大了自己读者的范围,尽管他始终是一个“为少数人”写作的诗人。值得注意的是,阿莱克桑德雷在此之前并非不关注人,恰恰相反,他同样是把人作为宇宙的核心,只是他关注的是宇宙的整体,他是把人当作物质元素来看待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他以前更关注宇宙,现在更关注人;以前更关注人和宇宙的关系,现在更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这与西班牙战后诗歌的主流是吻合的,因为当时诗坛的主流是现实主义的社会诗歌。在表现人方面,《心的历史》有两个特点:一是通过对日常生活的咏叹,表现了童年、青年、中年、晚年等人生的不同阶段;二是诗人在选取讴歌的对象时,并不在意人物的大小,这也是西班牙文学和艺术的宝贵传统,大画家贝拉斯克斯不是既画国王也画魔鬼吗,伊塔大祭司不是为一个保媒拉纤的老太婆写过挽歌吗,阿莱克桑德雷选取的题材同样有芸芸众生中的小人物。如下面这首《老人与太阳》:

他已生活了很长时间。
许多个傍晚,当太阳下山
老人在那里,倚着一棵树干,一棵粗大的树干。
那时我正好经过,便停下来,驻足观看。
老态龙钟,皱纹满面,与其说是忧伤不如说是已经熄灭的双眼。
他倚着那棵树干,太阳先靠近他,然后轻轻地咬着他是双脚。
他蜷缩着身体,在那儿呆了一段时间。
然后,太阳上升,将他沉浸,将他淹没,再缓缓地远离,
使他与自己温柔的光线融为一体。
啊,年迈的生命,年迈的滞留,在怎样地消融!
整个的炙烤,悲哀的经历,皱纹的残余,被侵蚀皮肤的不幸,
在怎样使自己崩溃,将自己锉平!

在《心的历史》中,诗人将生命视为拼搏,视为持续的艰难的工作,视为为了实现自我而付出的代价。在《颠沛流离》《生命的升华》《要满怀希望》等诗作中,生命犹如在峰峦叠嶂中的攀登;在《在两种黑暗之间:一道闪电》中,宛似在浩瀚荒漠中的跋涉;在《艰难》中,又像在茫茫大海上的远航;在《另一种痛苦》中,则是平时漫长的工作日。

阿莱克桑德雷第二阶段的创作还有《在一个辽阔的领域》(1962)、《带名字的肖像》(1965)、《终极的诗》(1968)、《知识的对话》(1974)和《伟大的夜晚》(1991)等,主要是写自己昔日的经历。这时,他的目光已从宇宙空间和自然界转向人类自身。《在一个辽阔的领域》是诗人最长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最重要的诗集,是前两个时期的榫接与综合。诗人憧憬着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从而拓宽了作品内涵的深度与广度。他已经用平静的心态对待痛苦,表现得更加老练与成熟。如下面这首《杨树》:

一棵高大的杨树
在村镇的中央。
这棵古老的杨树
严严实实
遮住了小小的广场。
矮小的房屋像凄凉的小动物
睡在树荫下。相信它们
有时会抬起头,投去高尚的目光
那绿色的天空在歌唱或梦想。
一切都在酣睡,大树巍然屹立,巡视四方。
十个人也围不过树干。
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戴将它测量!
.....

在《带名字的肖像》中,诗人以纯熟而又传神的笔法对一些人物做了生动、形象的描绘;《终极的诗》和《知识的对话》这两部诗集的风格又有所改变,与第一阶段的作品有些相似,语言又变得深奥了,表达又变得隐晦而且不连贯了。《终极的诗》主要写的是对衰老与死亡的思考;《知识的对话》主要写的是人类意识和世间情感的神秘。

尤其要指出的是,阿莱克桑德雷的诗作绝大部分都是在病榻上创作的。疾病的折磨使他甚至无法亲自去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在与疾病抗争的六十年中,支撑着他的是对自然、对人类、对生命的热爱,而始终与相伴相随的则是诗歌。他为世界诗坛留下了宝贵的遗产,我们应该永远记住他。

目 录

给一位故去女郎的歌	陈 孟 译 1
空 气	陈 孟 译 3
海	陈 孟 译 4
唱吧，鸟儿	陈 孟 译 5
火	陈 孟 译 6
在生活的广场上	陈 孟 译 7
融 合	赵振江 译 10
沉睡的人们	赵振江 译 12
不，星星	赵振江 译 14
昨 天	赵振江 译 15
我是命运	赵振江 译 16
墓志铭	赵振江 译 19
占 有	王央乐 译 20
老诗人的手	王央乐 译 23
杨 树	王央乐 译 25
彗 星	王央乐 译 28
告 别	肖 桐 译 30
献给一座抵抗的城市	肖 桐 译 32

诗人忘不了他的生存	肖 桐 译 34
歌唱吧，鸟儿	祝庆英 译 36
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	祝庆英 译 37
青 春	祝 融 译 39
鹰	祝 融 译 40
青 春	陈光孚 译 43
矿	陈光孚 译 45
拥 有	陈晓棠 译 47
毕加索	远浩一 译 50
镜	瑛 子 译 54

给一位故去女郎的歌

陈 孟 译

告诉我，告诉我你处女心田中的秘密，
告诉我你埋在地下的躯体的秘密；
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化作一滩水，
在它清新的岸边，赤脚用泡沫洗涤。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飘逸的头发上，
在你爱抚过的甜美的草丛上，
落着，滑动着，爱抚着，
一轮炽热或者安详的太阳
带着一只鸟儿或手儿宛如清风抚摸着你。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象一片小小树林
在地下期待着不可能飞来的鸟禽，
整首的歌儿落在眼帘上
使梦魇掠过无声无息。

噢，你呵，为亡故或活着的躯体唱的歌儿，
献给了长眠于地下的美丽人儿，
你歌颂石头的颜色，吻或嘴唇的颜色
你的歌声宛如沉睡或呼吸的螺钿。

你那纤腰，你那忧伤的细窄的胸膛，
发儿飘散，任风吹扬
你那双眼眼睛游弋着沉静，
你那牙齿宛如珍藏的象牙
你那吹不动枯叶的呼吸……

噢，你呵，欢快的天空象浮云飘动；
噢，幸福的鸟儿在人的肩上畅笑。
清新的水柱喷出泉口，与月儿共舞，
柔软的草坪上，尊贵的脚儿踩过。

——译自《毁灭或爱情》

空 气

陈 孟 译

比大海有过之而无不及，
比之宽广，比之静寂。
轻盈地飞在渺无人迹的高空
也可能有一天会长出外形和表皮，
人们在大地上感到你有人性并无处不在，
但空气本身并不知道曾在人们的胸腔中居住，
空气没有记忆力，但它不朽，为人类不遗余力。

——译自《天堂的影子》

海

陈 孟 译

难道有谁说过大海也会叹息
用她爱情的嘴唇吻着海滩，悲泣？
任凭阳光将她裹胁，
多么壮观，天空、海面，一片金碧
呵，阳光包容着你
歌唱着这欢乐海洋永不衰老的年华！
在那里，海市蜃楼
冲破时间的界限，大海永世生息
象永不会死亡的上帝的心，跳动不已。

——译自《天堂的影子》

唱吧，鸟儿

陈 孟 译

鸟儿，你们那洁净的羽翅
拂不去我那痛苦的回忆。
嘴喙所倾述的激情
是你们纯洁胸中模糊的心声！
为我而唱吧，闪光的鸟群
在炎热的森林中，你们制造着欢乐。
你们把光明弄得醉醺醺
象舌尖一样舐向天空，使它热情地容纳你们。
为我而唱吧，鸟儿，你们每日都在诞生，
在你们的鸣叫声中表达了世界的天真。
唱吧，唱吧，把我的灵魂掳去飞升
永远也不要回到这个世间。

——译自《最后的诞生》

火

陈 孟 译

所有的火都带有
激情。光芒却是孤独的！
你们看多么纯洁的火焰在升腾
直至舐到天空。
同时，所有的飞禽
为它而飞翔，不要烧焦了我们！
可是人呢？从不理会。
不受你的约束，
人啊，火就在这里。
光芒，光芒是无辜的。
人“从来还未曾诞生。

在生活的广场上

陈 孟 译

阳光之下，置身于人群之中，
是那么美好、和谐、信赖、朝气而且深沉，
被人们裹进队伍里，受大家鼓舞，
随人潮欢乐前进。
独自留在岸边，
不是上策，太孤苦零丁，
像堰堤或软体动物以石灰去模仿岩石。
还是纯洁与宁静地投进
沸腾的幸福里吧，去沉浸、沉浸。

他像居住在高楼里，却忘掉自己居住何层，
我望着他踏梯而下
勇敢地投入人群，淹没其中。
人群在移动，可那颗受伤的心仍清晰可认。
在那里，谁还把这些区分？只是充满着
希望、坚定、赤诚、坦率和信心，

他仍是那么默然、温顺。

广场多么宽阔，带有万物的气息，
这气息迎着旭日东升，裹着强风。
这风儿的手掠过我们的头顶，
它抚摸着人们的前额，鼓舞着他们。

人群在蠕动，盘绕收缩，
紧密地，像是一个人，不能肯定它是坚强或懦弱，
但它是存在的，可以感知，覆盖大地。
其中，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点燃自己和认识自己。
灼热的午时，你却独自躲在阁楼里，
以好奇的目光，嘴角挂着疑问，
顾影自怜，寻找自己的倩影。

不必在镜里寻找自己，
过去不堪回首。
从阁楼里走下来吧，到人群中去觅寻。
那里会有一切，你也溶合其中。
去吧，把自己去赤裸裸地熔炼，去重新认识自己。

像初学游泳那样恐惧和犹豫，

但又满怀希望地走近水边，
先伸出一个脚踢踢泡沫
会觉得水在上升，勇气也在上升，
最后才会下定决心。
可是，现在水还不及腰部，信心还未坚定。
把双臂张开吧，
去扑进水中，
显示坚强和勇敢
向前游去，掀起浪花，伴着欢乐和信心。
潜在水里，让心儿与浪花一起跳动，
边游，边唱，倍觉自己年轻。

是呵，把赤着的双脚，
插进沸腾的生活，伸进这片广场。
迈进召唤着你的激流。
这颗受了损伤的小小的心儿，
它搏动的节奏
希冀赶上人群那颗跳动一致的巨心！

——选自《毁灭或爱情》(1932)

融 合

赵振江 译

幸福的身躯在我双手中荡漾。
在可爱的脸庞，我将世界观赏，
漂亮的鸟儿在那里转瞬即逝，
飞向不存在忘怀的地方。
你的外形。钻石或坚硬的红宝石，
我怀中闪烁的阳光，
召唤我的火山口——用它发自肺腑的音乐
和你牙齿的难以形容的声响。
我要死，因为要扑向你，
因为我愿意在火中生活，愿意死亡，
因为外面的天空不属于我，
而属于炽热的气息，我若靠近
它会从里面将我的嘴唇烤黄。
让我注视你的面孔，
它染着爱的颜色，
你纯洁的生命使它焕发红光，

让我欣赏你内心深情的呼唤，
我要在那里死去。永不活在世上。

爱情或死亡。我只要其中一样，
我愿彻底死去，我愿化做你，
你的血液，怒吼的岩浆，
它充分滋润美好的脏腑，
尽情享受生命的抚媚芬芳。
你双唇上的亲吻象一根缓缓的芒刺，
象化作明镜飞走的海洋，
象翅膀的闪光，
它仍是一双手，是对你蓬松秀发的抚摩，
是报复的火光劈啪作响，
但无论是火光还是致命的利剑悬在颈项
都不能使今世的融合消亡。

沉睡的人们

赵振江 译

迷人的夜晚，在鸟群中
是什么声音在天空甜蜜地歌唱着姓名？
醒来吧！没有阴影，没有命运，
一个月亮在朦胧中歌唱或呻吟，回忆着你们。
一个被光芒刺破、被斧头砍伤的天空
下着金雨。没有星星，用血液在一个身躯上滑行
一种命运发出的揭示在召唤
总是在蓬勃的天空下熟睡的生灵。
醒来吧！是世界，是它的音乐。请听吧
大地在警惕地飞翔。陶醉于色彩、欲望，
赤裸着身体，没有衣裳，光芒四射，
空中酒神的女祭司显露美丽的心房，
蓝色的血管，丰腴、闪光。

看！你们没看见一条迷人的大腿在前进！
一个胜利的身影，一件布满星星的盛装

拍打着星球蓝色、湿润的风
重新奋飞发出吱吱的声响？
你们在夜里可听到一声呼唤？啊，熟睡的人们
全然听不见赞美的诗篇？举起甜美的酒杯；
啊，亲爱的星星，天上的美酒，将你们

我的嘴唇会永远将你们吮吸，我的喉咙
燃烧着你们的智慧，我的眼睛闪着温柔的光芒。
啊，熟睡的人们，死去的人们，完结的人们，
整个夜晚闪烁在我的身上，照亮你们的梦乡。
全部的疯狂给我，还有你们全部闪光的花边！

但是，不，你们死一般的沉默，宛如岩石的月亮。
在地上，不声不响，没有坟场。
幕帐、羽毛、月光的夜晚
带着你们，没有埋葬的人们，在空中飞翔。

不，星星

赵振江 译

谁说过那颗星体
用亲吻雕成，
闪烁在幸福的天际？
啊，下来吧，我的星！
在这里的草地，你
一定会变成身躯，
你的光会变成肉体。
我终将赢得你，落下的星星
在灯心草中跳动，
将你的血液或光芒
献给我的爱情。
啊，绝不要刻在天上，在这里
大地谦恭、诚挚地
等着你。一个男人爱着你。

昨 天

赵振江 译

那黄绸的幕帐

太阳依然为它镀金，叹息使它飘荡。

微风中，昨天在动摇并吱吱作响。

它依然在空间里，而人们在将它思索

或观望。看它睡着的人默不作声，

因为看到的是一片寂静或沉睡的爱情。

睡眠，生活，死亡。缓缓的绸幕微微作响，

多么细腻，充满梦幻“却又真是这样。

它是标志，一个思考者的形象。就在那个地方。

为了那气息——它仍在那里摇荡。

生活慢慢地、一点一点地织好了罗网。

浑然不知是活着。一旦知道，便死亡。

我是命运

赵振江 译

是的，我比任何时候都爱你。
为什么吻你的双唇，既然知道死神已经临近，
既然知道爱就是忘却生命，
就是面对现时的黑暗暂且闭上
以便向身体的光辉界限睁开的眼睛？

我不愿在书中阅读一个像水那样渐渐升高的真理，
我拒绝山峦在任何地方献上的明镜，
那是反映我的前额的光秃秃的岩石
鸟儿从那里穿过，我不晓得它们的作用。

我不愿出现在河里，河里彩色的鱼
带着生命的红色，
向它渴望的两岸冲击，
一些难以形容的声音从河中升起，
它们是躺在灯心草中的我所不理解的标记。

不，我不愿；我拒绝吞食这灰尘，
这痛苦的土地，这被咬的沙滩，
这生命的安全，肌体对此有同感
当它懂得世界与这个躯体
像那天目所不懂的标记一样滚动向前。

不，我不愿，呼喊，将语言鼓动，
宛似抛射那跌落在高空的岩石，
它会粉碎辽阔天空的水晶
在天外无人倾听生命的呼声。

我愿活着，像坚强的野草，
像北风或雪，像警觉的煤炭，
像一个未出生婴儿的未来，
像情人们的接触，当月亮不晓得他们的存在。

我是音乐，它在多少头发下
在神秘的飞翔中缔造世界，
是无辜的鸟儿，带着血，扇动着翅膀
去死在一个被压迫的胸脯上。

我是命运，在召唤所有爱恋的人，
我是唯一的所有相爱的光芒都来聚会的海洋，
它们在寻找自己的中心，一个圆使它们卷起波澜
像一朵完美的飒飒作响的玫瑰在旋转。

我是迎着光秃的风点燃鬃毛的骏马，
我是被自己的鬃毛折磨的雄狮，
是扫荡森林所向披靡的老虎，
是惧怕冷漠河流的羚羊，
是在白昼同样闪烁的小小蜣螂。

谁也不能无视活人的存在，
他挺立在呐喊的箭中，
显示他不阻止别人注视的透明的胸膛，
但它永远不会是结晶，尽管很明亮，
因为倘若你们的手靠近，会感到血的流淌。

墓志铭

赵振江 译

为了抹去你的名字，
你在地上等候燃烧着的躯体
宛似神在等候着忘记，我在此呼叫你，
生命的界限，这里，燃烧过
确切的躯体。不是坟墓：是自由的土地。

请你们让缓缓的目光过去，
那是一块坚硬的岩石在向你们恳求，
要么就是一株失去了鸟儿的树，
在夜间是贞洁的，并在赤诚地守候。

这里从来无人倾听河流的细语。
死者生活在深深的土地
人啊，过去：
你的脚步不会在这一个人的胸中响起。

占 有

王央乐 译

阴影的黑暗，徐缓的
丰满。月亮着急地
竭尽全力，想把她的桥
架设到阴影之上。

（是银的吗？这些悬桥，
一旦离开港口，
豪迈，昂扬，横越白日，
就会这样感到。）

现在，光芒已经撕裂
浓重的阴影。倏忽之间
整个景色显得那么
开阔而沉寂，清清晰晰。

湿润的笔触抹上表面，

移动着，那么轻捷，
那么光彩，那么简洁，
使浮塑绽出花卉。

景色已经舒展，它的
一片平白，不再是
维持甜蜜分量的
黑夜的简单花果。

成熟的夜，全部
重压在雪夜之上。
什么浓稠的汁液
给予我温热的手？

它的丰沛冲破了
精确的牢狱，炽烈的
浆汁遍布星星点点的
籽核，向外流溢。

我的红唇吮吸着它，
我的牙齿深入心髓。
我的嘴巴完全被爱

被眼前的火所充满。

我的身体沉醉于光
沉醉于夜，于光亮，
伸展开四肢，要踩星星，
颤栗着正在踏上天庭。

夜在我身上。我就是夜。
我的眼睛在燃烧。
微微地，我的舌尖上产生了
增长着的黎明的滋味。

——译自《轮廓》(1928)

老诗人的手

——洛佩·德·维加

王央乐 译

发着烧你仍然在写作。

这只赤裸了的手

以最最细微的线条，叙说着善与恶。

有时候犹豫，有时候坚定或者温柔。

用的是颤动的光芒；最最乌黑的墨汁。

骨头几乎都显露。

只见你的皮肤，从来没有

这样细而薄，掩盖不住。

细微的颤抖，它适应。

它的脉搏，几乎是虚空。

它有许多空洞，与空气

是邻居，几乎想接触。

只要有一个物或者

把骨头和空气分离的题材，

于是那里就有了诺言，几乎看得见。

题材的唯一的爱啊，或者你就是光明。

在这里，骨头增加了

集合了，抓住它，拿起来，

紧握住，划动着：写作吧。

光明，光明在播散。

译自《在一个广阔的领域》(1962)

杨 树

王央乐 译

村庄的中心
有一株大树。
这是个最小的广场，
然而这株最老的树。
四周都盖过了它。
下面的房舍仿佛忧郁的牲畜
在它的荫影里睡眠。信不信，
有时候它们会抬起头，举起
高贵的目光，看望这个青翠的天宇
向着音乐或者向着梦。
都在睡眠，雄伟地挺立着
守望的，是这株高大的大杨树。
十个人手拉手围抱不了它的躯干。
他们围抱住它，量着它，怀着多少的爱！
然而这株树似乎在它的根子(谁能知道啊？)
有一阵发自深处的巨大泥土波浪，

到今天仍然是一标活着的大树。村庄里永远活着的老祖父，
高龄，端庄，而威风凛凛。

它的树荫里躺着房舍，活着，
苏醒，打开：人们出来，斗争，
劳作，返回，疲累。人们休息。
有时候回来，在这里掩埋最后的喘息。
在树下了结一切。

村庄座落在山岗的斜坡上。

往上可到纳哈拉。^①

往下是平原，仿佛一场消灭一切的巨大旱灾，
沉沦，悬挂，村庄聚集于树下。

也许是被它挡住在深渊之上。

人们探身于几世纪来的贫困生涯，
射出绿色的眼睛，蓝色的目光，
金色的反影，他们洁净的眼睛明澈或者阴暗，
顺坡而下，在失眠的平原上翻滚，
消失在远处，直至那个没有极限的境界，
闪闪发光，貌似大海，纯净的无边的大海。

大树：

^①西班牙地名。

一株黑色的杨树，黑黑的，就叫这个名字。

杨树：“我们到杨树那里去。”“我们是在杨树上。一切都是杨树。

没有其他，只有杨树，它是人们唯一的天宇。

——译自《在一个广阔的领域》(1962)

彗 星

王央乐 译

长长的长发有点儿悲伤。
想一想，
也许比不了星星长久。它逃跑。
仿佛彗星那样逃跑。
仿佛我小时候的哈雷彗星那样逃跑。
一个孩子看着，相信了。
他看见了长长的长发，
看着看着，看见了
一个孩子放上天去的一颗彗星的尾巴，
但是大人在怀疑。
尽管他已经能够看见
闪光在空中划过。
他从来不相信，他笑了。
只有很久以后他才
再相信，却看见了阴影。
从他的白发他看见了黑暗，

他相信了。一切盲目的都是盲人，
他相信了。他相信了他所触摸的全部丧服。
孩子和大人就这样过着。
大人怀疑。老人明白。
只有孩子懂得。他们都看着
这条活泼的长长尾巴在奔跑。

——译自《终结的诗》(1968)

告 别

肖 桐 译

你的身体还没有甜美地
飘流在幸福的海洋里，
你就想让你优美的光休憩，
把它与我热情的光糅合在一起。

幽谷与暮霭。更有那爱情……
泉水在美妙的寂静中缓缓地流；
一个伤心的长吻悄悄地发光，
在黑暗里，在阴沉沉的时候。

啊，幸福，看来会地久天长；
对我心灵来说，一个新时代
骤然出现在这岸上。

我预感到这一切：遥远的光，
告别的泪，寒冷的夜……

清晨醒来时没有生气的脸庞。

——选自《在大海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献给一座抵抗的城市

努曼西亚的废墟^①

肖 桐 译

—

在这座死城里有活的尘埃，
寒冷在大地上徘徊。

二

啊，城市沉浸在寂静中！
座座层楼高耸在天空。

三

一对对纯洁狂恋的情侣长眠
在不复存在的圆柱之间。

四

^①努曼西亚：西班牙古城，在今旧卡斯蒂利亚索里亚省。罗马侵略者进攻该城时，城中居民奋起抵抗，多次击溃他们。后城被围，努曼西亚人宁纵身火窟，不愿投降。公元前 133 年，该城为罗马将军埃斯西皮翁所毁。

战士们是利剑的响声，
白夜里永恒的乐曲。

五

闺女，你在沉睡？哦不，什么也没丢失。
你独自沉思，你的眸子是绿色。

六

啊，这完美的呼声多么雄壮！
巨大的城市屹立在永存的山冈。

七

一片石头，几乎一块花砖都没有。
努曼西亚依旧挺胸昂首。

——选自《在大海边》，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诗人忘不了他的生存

生存，睡眠，死亡：也许是做梦。

——《哈姆雷特》

肖 桐 译

请原谅我：我睡着了。
睡眠并不是生存。
让人们安静吧！
生存不是迷恋，
或者说，不是预期
那还能使我们生存的诺言。
靠诺言生存？诺言会死亡。
听起来悦耳，但决不会久长。
晴朗的夜就是这样。
昨天，当曙光，
或者说，当逝去的白日拖长余光，
也许照射到你的脸上，
用光的画笔把你的眼睛合上。

睡吧。

夜虽长，但已过去。

——选自《在大海边》

歌唱吧，鸟儿

——献给玛丽亚·特蕾莎·普里埃特

祝庆英 译

鸟儿啊，你纯洁的双翼的爱抚
拂不掉我忧伤的回忆。
你纯洁胸膛里的颤音
抒发了嘴唇的多么清晰的激情！
为我歌唱吧，闪烁的鸟儿，
你们在燃烧的森林里召来欢乐，
你们激起了光明的熏醉，
象火舌一样伸向接纳你们的苍穹。
为我歌唱吧，每天诞生的鸟儿，
用你们的呼吸表达尘世的无邪。
歌唱吧，歌唱，带着从我这儿攫走的灵魂
飞升吧，别再回到大地。

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

祝庆英 译

告诉我，告诉我你处女心中的秘密，
告诉我你葬身地下的秘密，
我要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成了水，
是清新的河岸，那儿一些赤露的脚在用浪沫洗涤。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披散的秀发上，
在你那受到爱抚的芳草上，
燃烧或安详的太阳
在降下，滑落，爱抚，它抚摸着，
犹如一阵清风只吹送着一只鸟儿或一只手。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像一座纤小的丛林
在地下等待着不可能飞来的鸟儿，
这整个的歌儿在眼睛上面
在无声地经过时变出梦幻。

哦，你，歌儿啊，献给一个死去或活着的躯体，
献给在地下长眠的美人，
你歌唱石头的颜色，吻我嘴唇的颜色吧，
歌唱吧，就像珍珠母在睡觉或呼吸。

这个纤腰，这个忧郁胸膛的微弱容量，
这无视风儿的飘拂的卷发，
这双只有寂静在荡漾的眼睛，
这些如同珍藏的象牙的牙齿，
这阵拂过枯草纹丝不动的微风……

哦，你，欢乐的天空，像浮云般移动，
哦，幸福的鸟儿，你在肩头微笑；
清新的泉水，潺潺流去，同月光一起把你缠绕，
柔软的草地，受爱慕的脚步在上面踩过。

——选自《20世纪外国诗选》

青 春

祝 融 译

你轻柔地来而复去，
从一条路
到另一条路。你出现，
而后又不见。
从一座桥到另一座桥。
——脚步短促，
欢乐的光辉已经黯淡。
青年也许是我，
正望着河水逝去，
在如镜的水面，你的行踪
流淌，消失。

鹰

祝 融 译

世界包含着生命的真理，
尽管鲜血在悲哀地欺骗，
象午后宁静的海洋
在谛听自由之鹰在上空鼓翼。

金属的羽毛，
强劲的利爪，
渴望着爱情或死亡，
向往着用铁喙啄食眼珠，
向往着终于能吻吻大地的表层，
翱翔着，就象希望，
就象与世无争的浮云，
就象光辉的一点蔚蓝，心儿已到了天外，
在那里，已为世界开创了自由。

宁静的鹰啊，

绝不是小艇，
不是梦幻或者小鸟，
也不是宝盒，叫人忘却忧愁，
珍藏着翡翠和宝石。

瞳孔里凝聚着阳光，
阳光在瞳孔里自由地闪耀，
这是永不衰萎的鸟儿，是心胸的战胜者，
心胸里埋藏着枷锁缠身的愤怒。

猛烈的翅膀
扑打着阴影笼罩的脸庞，
撕裂着死蓝色的脉管，
切割着凝固的血块，
把风、把坚硬的大理石
或不可穿透的空间，打成碎片，
在那空间，一只不动的死手，
那是在黑夜中闪烁的光亮。

鹰啊，象深渊，
象最高的高山，
摧毁着帝王的权力，蒙上积尘的躯干，

这棵在大腿上的青藤
仿佛是富有生命的生长中的舌头。

这样的幸福的时刻正在来临：

人身上的皮被剥去，
天上的胜利者的眼睛
只把大地看作血的漩涡。

最响亮的金属之鹰，
这声音象人声的疯狂的竖琴，
唱着热爱心灵的愤怒，
爱着心里，用利爪挤压出它的死亡。

——选自《20 世纪外国诗选》

青 春

陈光孚 译

是充满了阳光的滞留
望着哪里？目光，
望着这洁白的墙壁，
希望的尽头。

墙壁、屋顶、地板“
时间的紫藤。
我的身躯缠绕其中
我的肉体、气质、生命。

总有一天要到尽头
多么神圣的
暴露！美妙
光明、欢快、快乐！

但是，眼睛总会

封闭。身躯也像
残垣断壁。失去了这片屋顶的遮掩，
星光也随之泯灭。

矿

陈光孚 译

住嘴，住嘴。我既不是海，也不是天空
更不是你生存的世界。

我是热，无名的热，在冷漠的岩石上
在被人压出印迹的沙子上前进
当你们理解的时候，会猜想到，这
并不是铁。

我是地下的太阳，力图冲破土地
像一只孤独的手去开启牢笼
得意地呼啸着，把鸟儿惊跑。

我是紧握着的拳头，威胁着天空，
也是山峦的梦、无人搬动的沧海，
但一夜之间，却像轻盈的海水溜得
无影无踪。

我有鱼群的光泽，在水上佯作理想的鱼网。

我是一面镜子，月亮颤抖地自顾倩影，
我是一种眼睛的光芒
当夜晚与云朵像手那样闭合，我便自熄。

那么，让我去吧，去理解铁即是生命的保证，
铁即是光彩，这光彩来自本身
它不去依赖柔软的地质，死命地开掘。
让我也举起铁镐，劈开岩石
劈开它那尚未受过水的洗礼的脸庞。

这里，在岸边蓝色如此深沉宛如黑色，
当闪电、丧服或者镜子降临，
让我去抹掉钢上的光泽，
愤怒，爱情或者死亡，将深入这块矿石
这张嘴和牙齿将崩裂失去月色。

让我，是的，让我去挖掘，不停地挖掘，
一直挖到温暖的巢穴或柔软的羽毛，
一直挖到鸟群安睡的那块甜美、肉般的地方。
这里也有白日的爱情，尽避在外面才有太阳的普照。

拥 有

陈晓棠 译

黑色、黑色的阴影。一股
缓慢之潮。不耐烦的月亮
挣扎着，试图穿过黑暗
架设起自己的桥梁。

(银的？它们是吊桥，
当异常的吊桥头朝前地
从系留之处松解，
白昼一滑而过。)

现在光线撕开
厚密的阴影。突然
整个大地展露自己
敞开、缄默、坦然。

潮湿的光束触击

地面，敏捷灿烂地
疾速离开，像鲜花一般
轮廓鲜明地绽放。

大地伸开肢体
她宽敞的披风
在甜柔的重量中
托起夜的花与果。

正在成熟的夜
沉降着，穿过旋舞的雪花。
它将把什么浓稠的果汁
注入我火热的手心？

它的膨胀精确地击碎
硬壳 办色的浆
缀满了闪烁的种子，
向外倾泻。

我红色的嘴唇品尝着。
我的牙齿进入它柔嫩的肉体。
我整张嘴充满着爱，

充满着焚烧的火焰。

陶醉于光线，陶醉于黑暗，
以及灿烂的闪烁，我的躯体
伸展开它的四肢。在星上漫步？
踮手踮脚地穿越震颤的天空。

夜在我体内，我即黑夜。
我双眼燃烧。脆弱无力，
我的舌头上正在诞生
即将来临的黎明的气息。

毕加索

远浩一 译

1

那古老的广场记得，不，早就记得
这马拉加的孩子长大在黎耶哥。
他不朽的蓝色时代，
就像湛蓝的海水；
他永恒的粉红色时代，
就起源于吉布尔法罗。

少年巴勃罗，
消融在阳光里，
隐没在夜色中
迎来朝霞，送走夕阳。

2

世界在那孩子手中，
变成了线条，

他握着一道彩色的闪电。
他踏着晨曦来到海边，
大海，比历史还要悠久的大海……

3

他忧伤的目光，
面对现实的人生，
他一向忠于生活。
他蓝色的目光，
注视着人类的灾难，
他那冰冷的火焰，
把世界燃烧。

4

他在这宽宏大量的世界上，
愤怒地寻找、思考。
他摧毁又一座光的墙壁，
海边的万物见到了阳光。
他握紧的拳头猛捶下去，
永远描绘现实！

5

一幅苦行图“呻吟、痛苦，
那残喘的斗牛，
哀泣声中揭示出真理。

6

马拉加的巴勃罗，
陷没在红、绿、白的颜色里，
陷没在线条里，
陷没在粘土、高岭土、泥巴里。
他披着这一身五颜六色，
是火，还是泥土？
他在不停地忙碌。
他骑着快马，
在奔驰、深入调查，
在检验、重视生活，
一把锤子，一只眼睛，他刻画着世界。

7

他直起了身，他赤裸的身躯疲倦了。
他曾像山一样地生活，
肩上担着阳光。
看，他面孔瘦削，变成褐色；

他头发白了，
可那不是雪，也不是灰；
他脚上还沾着野草和海边的泥巴。
他的大手曾在一瞬间
抓住了世界，
现在松开了，
在人类面前，
展现出一条希望的路。

镜

瑛 子 译

我凝视镜中的你
划过光，寻找
你的血肉之躯，喔，我的梦
影象拒绝
真实。我向前走
通过那不可感触的，冷冷的水；只有光。
可悲呵，我的肉体
图你的雾霭中！多冷呵！
当翅膀扑拍于你的深邃中，
喔，永恒的旅人
逸入镜中！

1977[西班牙] 阿莱克桑德雷·梅洛（1898-1984）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秘书 卡尔·拉格纳·吉罗

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他是个难以理解的有一定争议的人物。有争议大概是由于不理解，因为甚至他的忠实崇拜者也对他的诗歌作出了并不相同的解释。未必有人能恰当地概括他的诗，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阿莱克桑德雷登上文坛后的五十年中，他的创作似乎始终在前进。他有两部最出色的诗集，堪称是他的写作生涯的两个顶峰，它们分别出版于一九六八年(《终极的诗》)和一九七四年(《认识对话》)。

然而，有一点大家却是一致赞成的：阿莱克桑德雷在西班牙精神生活中的地位及其重要性。他在文学史上属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流派，他们以无与伦比的广度和力量冲上了西班牙文坛。这个强劲有力的先锋派又称“七明星”。不妨说，没有一个人能用肉眼辨明这个明星群的确切数目，我们只不过俗称为“七明星”。他们的人数要多得多，在西班牙诗歌的天穹中，通常认为这些明星的数目是二十五个左右——一个抒情诗天才的光辉群体。在群星灿烂中亮得最耀眼、最长久的就是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这一新流派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类似是惊人的。在西班牙，有些人

只承认这种类似是明显的。他们有时不愿强调其共同之点，并且越来越坚决地断言它们的不一致。这种西班牙的独立声明是不无根据的。“第二黄金时代”，这是“七明星”取得惊人突破的时代的另一名称，是直接和明确地针对“第一黄金时代”，即西班牙延续百年之久的伟大时代——巴洛克时代的。当这些年轻的卫士团结起来进行他们伟大的战斗时，他们选择了庆祝贡戈拉逝世三百周年作为一面旗帜，贡戈拉是“精心培育风格”即“夸饰主义”的开创者，他开创了精巧而夸饰的贡戈拉主义并为其命了名。对西班牙巴洛克诗歌的出色模仿，此外还有乡土主题的民歌变化，是二十年代发生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南的这次文化复兴的特点，它们无可争辩地使这一复兴运动与那些在塞纳河畔发表的声明区别开来。

当这一代生气勃勃的诗人，以洛尔加为首，冲击西班牙诗坛时，阿莱克桑德雷也在用他的笔忙碌。当时他正在写关于西班牙铁路实行合理化的必要性以及有关抚恤和保险问题的文章，因为他在铁路部门供职。但是在一九二五年发生了一件决定他整个一生的事，并且至今依然如此。他患了重病，是肾结核。这在两个方面改变了他的生活。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工作岗位，于是他走上了另一种不同的岗位：写诗的岗位。在纪念贡戈拉逝世三百周年活动时，他还没有出版他的第一本诗集，但是他已在明星群办的杂志上发表了诗作，已经是这个群体的一员了。他或许是最不关心那个“黄金世纪”的一个，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最接近巴黎的新学说的一个。这也许就是他的一位诗友发表了一篇挑战性声明的背景吧，他说，西班牙的超现实主义给了法国的超现实主义所始终缺少的东西——一个伟大的诗人：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但是，他在这场文学新领域的论争之中从来都不是一个调停人。针对“自动文体”的基本信条，他反复重申他对“创造性意识”的信仰。他走他自己的路。

用极其简单的话来说，这是从广阔的想像力向现实主义靠拢之路。

阿莱克桑德雷的一本重要诗集题为《毁灭或爱情》，从主题来说这个书名是意味深长的，某些研究阿莱克桑德雷的专家认为它意味着两者择一，这里不妨摘引克尔恺郭尔的话：没有爱情，留给我们的一切便是毁灭。但是，“或者”一词不仅能表示两种抉择的比较，而且可以是一个补充说明，那么这个书名说的就是：毁灭，或曰爱情。从整体上看这更符合作品的实际情况，符合这些诗以及后来写的诗旨在描绘的情景，符合阿莱克桑德雷以《轮廓》一书登上文坛后一直努力的目标。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人是宇宙中的一个要素，在其生存中与宇宙并无不一之处。”爱情即是毁灭，但毁灭是爱情的结果或行动，是自我超越的结果或行动，是人生渴望被纳回世界秩序之中的结果或行动，作为一个生命他曾经被分离和逐出这个世界秩序之外。因此，他的死亡在一个有意义的生与一个无意义的死相会时并没有什么绝望。惟其有了死，生才获得其意义，才完满；正如他后期的一本诗集题为《最后的诞生》那样，这是最后的生。阿莱克桑德雷毫不犹豫地把他想像力引向似非而是的极端：“人并不存在。”换句话说：只要他还活着，他就实际上并没有生。

但是从人是宇宙整体中的一个要素这个信念出发，必然产生出这一意识：我们在尘世的短暂生命也是相同的事态发展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知识把阿莱克桑德雷带回到他所谓的“地球世界”，使他的接二连三的作品贴近生活，具有一种他先前不具备或不企求的坦率和直截了当，并且使他的最后两部书——在这篇授奖词的开头已经提到——成了他迄今所有作品的高峰。在他攀登的道路上，他深知自己正奔向何处，他在《心的历史》中写了一首诗，诗题为“两个黑暗之间的一道闪光”。诗中有尘世，有人，而生命必然会证实如我们拥有的那么久长。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时代的一位天才梦想家在这儿援引了另一位幻想家的话，解释这场游戏的含义：

我们是构成梦幻的材料，
我们的渺小生命以长眠结束。

阿莱克桑德雷对外也是走他自己的路。内战爆发时他经受了磨难，倾听着炸弹的爆炸声。洛尔加被害，其他诗人死在监牢中，当战争结束幸存者流亡国外时，当年的灿烂星群离散四方，他们不得不把这位病弱者留下。然而，阿莱克桑德雷在精神上经受住了那个政权的统治。他从来没有屈从于它。他继续从事写作，虽然虚弱却并未中断，因而成了西班牙精神生活中的力量集结点和力量源泉，使我们今天有幸来庆祝这件事。

瑞典学院深感遗憾，阿莱克桑德雷先生由于健康状况不佳今天未能到会。但是作为他的代表，我们迎来了他的朋友和年轻的同事优斯脱·乔治·帕德隆先生，我请您，帕德隆先生，向阿莱克桑德雷先生转达我们最热烈的祝贺，并从国王陛下手中接受授予他的诺贝尔文学奖。

裕 康 译

获奖演说

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

对一个以写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来说，在我生命中最重要时刻里，今天我将竭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以流利的语言表达出我的感想与谢意。我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从小感染到开放而自由的观念，奋进不懈的意志使我从事于与自己的行业完全不相干的写作，我曾担任过商业法规的教员、铁路公司的职员以及经济记者；在上述职业的过程中，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读书和写作，成了我的一件乐事。18岁那一年，我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在偷偷地练习着毫不熟悉的写作。是孱弱的病体改变了我的道路，我染上慢性病，健康状况很差，不得不脱离工作，隐居到乡间，空闲时只能按医嘱做一些轻松省力的事，其中主要用来写诗，设想到一下笔就不可收拾，写诗竟成了我的生命。

寂寞与沉思的时刻是创作的最好时刻，寂寞与沉思使我感到自己与世界的联系，感到自己并未与世界脱离，也永远不会脱离；从那以后，我总是对别人宣称，写诗的正确涵义是和人们沟通。

诗是把诗人多年来蕴藏于心中的一连串思索显示出来。每一首诗、每一部书都是一份恳求、一次呼唤、一种质询，答案则由*获奖者阿莱克桑德雷因病未出席授奖仪式，这是他书面的获奖演说。读者在沉默、含蓄和不断的阅读中所赋予，所以诗就是诗人的询问和读者的答复之间的一种精妙绝伦的对话。

我很希望能找到妥当的字眼来形容诺贝尔文学奖对诗人的意义，可惜我无能为力，我只能保证，我的身体与心灵都和各位在一起，而诺贝

尔奖本身也仿佛有感应——不是逐渐的、沉默的，而是突然的、集体的、同时的迸发出一种综合的声音，这种全面性和奇迹性的声音，是用以回答我对世人永无休止的问题，瑞典文学院则代表这种集体同时迸发的声音向我传达，因此，我特别在此向各位表示最崇高的谢意。

另外，我也从各种情况来衡量今天我所获得的奖，我相信这个奖是含着和得奖人息息相关的文学传统而发，我个人也不例外，因为诗与艺术总是、而且特别是需要传统，在传统中每个作家顶多只代表在导向新表达方式过程里的小环节，他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不同的隐喻，把燃烧的火炬传给热烈奋进的下一代，我们不难发现，诗人天生就是有完成这种使命的最高才智，除了在此种使命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诗人恐怕不会有其他更大的用处或成就。反过来说，一个才气不高的诗人却常常可以在一个真正活泼而富于创造性的文学运动中扮演成功的角色，这方面，我有幸获得不少前辈的爱护和引导，在我出生之前，西班牙文化曾经经历过一次极为重要的革新过程，那段光辉的史实是各位熟知的；小说家如加尔多，诗人如马凯铎、乌纳穆诺、希蒙聂兹以及更早的贝奎尔，哲学家如奥特加，散文家如亚罗信与巴罗雅，戏剧家加瓦勒·殷克伦，画家如毕加索和米罗，作曲家如法拉等人，既非无缘无故出现，也非偶然的产物，由于他们的辛勤耕耘，我们这一代的人才会有如此丰饶肥美的文化土壤，如此温暖的环境，没有这种优裕的土壤与环境，我们也许会一无所成。

站在此刻发言的讲台上，我不能不提到敝国前辈作家为我和友人们所开辟的广大、肥美的土地，他们极尽可能地用了各种不同方式来栽培我们、哺育我们，使我们今天能扬眉吐气，也才有机会到这里来向世人抒发自己真正的心声。

当然，我并不完全倚重上述这些直接促成近代传统的人物，他们只

是比较显而易见、也比较具有决定性的角色。我也想提到别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时间上虽离我们远些，但和我们的关系仍很密切，它是黄金时代留下来的古典传统，像加西拉索、李翁、克鲁兹、龚果拉、奎夫铎和维加等人，感觉上都和我们很亲近，也对我们产生过不少激励：西班牙得以复活与更生，前赖加尔多那一代，后靠 19 世纪的九八年一代，她总是这样，时时敞开襟怀，表现自己的活力，使得古代的血脉能充沛地流到我们身上，当这些光辉活泼的古代美突然在眼前闪现时，1927 年的这些人并没有拒绝它们；真的，除了平凡与贫弱的东西，我们是不会拒绝的，我们这一代人有的是主见和热情，绝不会轻易怀疑或在沉默中畏缩，每一种有价值的东西我们都有兴趣，不管它来路如何，如果我们是革命分子，如果我们能革命，那是因为我们敢爱敢恨，为了支持自己、拥抱自己，我们敢于不顾一切地面对自己的命运。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个最初信仰超现实主义的人现在却反过来替传统辩护，请你不必惊奇，因为传统与革命在这里是两个同义词。

最后我还要说，传统是平行的，而非垂直的。这个传统以友爱的竞争方式来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追逐的时候，它便在旁激励，这个年轻的团体始终和我们一起竞赛着，我很庆幸自己能在这么多可敬佩的诗人群中冶炼自己，我深深爱着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我爱他们是因为我正在追寻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些不同的东西只可能在和那些诗人相异相反的关系下寻求。我们天生只能在共同生活中或与邻人的较量中炼就自己真正的个性，而冶炼个性的环境素质越高，对我们就越有好处，也可以说，能够在最佳的同伴所形成的共同生活环境里走完自己的命运之途，是我最大的幸运。现在，我该把这群好同伴的名字顺便说出来，他们是洛尔卡、爱伯提、盖尔伦、萨林那斯、艾多拉奎尔、普拉铎斯、亚龙索、迪亚哥以及色努达。

我还要谈到共同生活的一致性与相对性，我谈这点，是因为它们老早就深植在我的心中，从各种角度来看，它们都是我诗作中最主要、最清晰的血脉，我认定诗与人性之间有根强烈的血缘。诗人，尤其一个真正有决定性的诗人，往往是个真相揭发者，本质上，他就是个眼光锐利的、能预言的先知，当然，他的预言并非专门针对未来，也许也针对过去，反正预言是没有时间限制的；他也是个照耀者，能暴露黑暗、惩罚人类，虽然表面上看来，他只能驱遣那些芝麻绿豆大的文字。

总之，诗人是一个人，但因为是诗人，所以能力超过一个凡人。诗人充满了智慧，可他不能以此自负，因为智慧也许不属于他自己，那是一种难以解释的力量和精神，透过他的嘴讲出来，这种力量与精神是他在比赛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传统。他四平八稳地站在地面上，脚下聚集着越来越强大的流量，流经身体，然后才从他的舌头找到出路，那便是大地，深沉的大地借他的身体散发出灼热的火焰。另一方面诗人正在朝高处成长，他的额头投入天际，当他感到从星际吹来的风吹开他襟怀的时候，便以星星般的语言与宇宙的回声对谈，那便是友爱与沟通，恰似小蚂蚁把脸颊贴在柔软的草叶上休息一样，已经相互交融，分不出彼此。而诗人却总能觉察到它们，甚至能在隆隆的雷声中侦听到它们微弱而秘密的声音。

我不认为诗人主要由他的作品锤炼所决定，在作品中逐步追求完美应该是他最重要的目标，如果他只能为人类提供一些粗糙而不切体的表面东西，那他所传达的讯息将毫无价值，不管他多么卖力，表面上的光泽永远无法掩饰内容的空洞。

有些诗人是所谓的小溪——这无关乎表现，而在乎出发点，这些诗人由于个性使然，把自己献身于高雅而有限的主题、以及精巧的细节，并从此种努力中寻求趣味，这一点只要从马拉美刻画扇子的功夫便可窥

见一斑。

另外有些诗人把目标转向人的持续力与恒久性，在这里，他们的规格并不重要。他们注重的不是细微末节的差异，而在于本质上的一贯，仿佛他们站在自己当时的文化气候中观察人，发觉人裹在破汗衫里那个纯粹的、赤裸的灵魂永远散发着光辉，他们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爱恨死亡都是不变的，这些诗人虽然激进，却能讲到人的原始本质，他们不会觉得自己是小诗人——我自己便是这些诗人中的一个。

像我这样的诗人便是我所谓负有沟通使命的一类，这类诗人想要听到每个人的心声，而他本人的声音也是包含在这群体的声音中，也就是说，诗人暂时把自己激情的声音加入千群体之中，因此，语言被了解与他本身被了解完全是两回事，毕竟诗只有部分能经由翻译来表达，从这个信实的、可以表达的部份，诗人获得由别的最适合被别的民族所了解的特殊体验，从而发生意料不到的情况，读者被动地置身于异体的文化系统之下，奇迹般地听到自己的心跳，使得两个不同的现实范畴获得沟通，一个是他自己原有的，一个是他新接受的，上述情况不但对读者如此，即使对那个作品被译成外文的诗人也一样，他越觉得自己变成两个人，一个穿着新的语言外衣出现，另一个真正的自己伪然在前者的覆盖下活跃地发言。

归结起来，我以为诗人是一种象征性的表现角色，在他从事写作的时候，内心里怀着团结人类的渴求，而这一点，恰好也是诺贝尔奖当初创立的最高旨意。

毛信德 等译

阿莱克桑德雷 梅洛作品简介

一九二八年，阿莱克桑德雷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轮廓》。它汇集了诗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创作的诗作，共七章三十五首。诗集的题材颇为广泛，有对自然美景的赞美，如《泉水》、《光芒》、《风》，有对童年的怀念，如《童年》，也有对青春的颂扬，如《青春》、《情人》。这些诗虽然语言朴素，形象简单，但寓意深刻，耐人寻味。此后，他相继出版了散文诗集《大地之恋》(1929)，诗集《如唇之剑》(1931)、《毁灭或爱情》(1933)、《天堂的影子》(1944)、《独处的世界》(1950)和《最后的诞生》(1953)等。其中《毁灭或爱情》于一九三三年获西班牙国家文学奖。从此，他便在西班牙诗歌界有了稳固的地位，一九四四年还当选为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

一九二八年《轮廓》的出版标志着阿莱克桑德雷的诗歌创作进入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诗人在作品中主要表现了人与宇宙万物的统一关系。其中《寂静》、《生命》、《给一位故去女郎的歌》、《相爱》、《火》等诗作都是其中的名篇。一九五三年问世的《最后的诞生》是这一阶段的最后一部作品。

从一九五四年问世的诗集《心的历史》开始，阿莱克桑德雷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散文集《萍水相逢》(1958)，诗集《毕加索》(1961)、《在一个辽阔的领域里》(1962)和《带

名字的肖像》(1965)等。这一时期，诗人关注的重点已从自然景色、宇宙万物转向人类本身，触及现实生活和历史。诗歌的主题主要是表现人类的一致性，呼吁人与人之间应该通过爱来推进相互交流、相互团结，其中也反映出诗人对人生的眷恋和希望，平静中略带孤寂和悲凉。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诗人已从注重诗韵格律转向自由体，采用了较为简洁和明朗的表达方式，着力于平静细致的心理阐释，语言也比较易懂，易于让读者获取诗人所要传达的信息。在诗集《带名字的肖像》里，诗人还以老练而传神的笔法对一些人物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风格诙谐、幽默。

一九六八年，诗集《终极的诗》问世，这标志着阿莱克桑德雷的创作进入了第三阶段。此后他又相继出版了诗集《海与夜的选集》(1971)和《认识对话》(1974)等。这些诗的主题是年近古稀的诗人对生活、岁月及死亡等观念的内省与沉思。这些诗形式生动、活泼，不受韵律或节奏的约束，在平实、冷静的对话中展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人生态度，蕴含着深邃的哲理。